

漢文教科書

秋山四郎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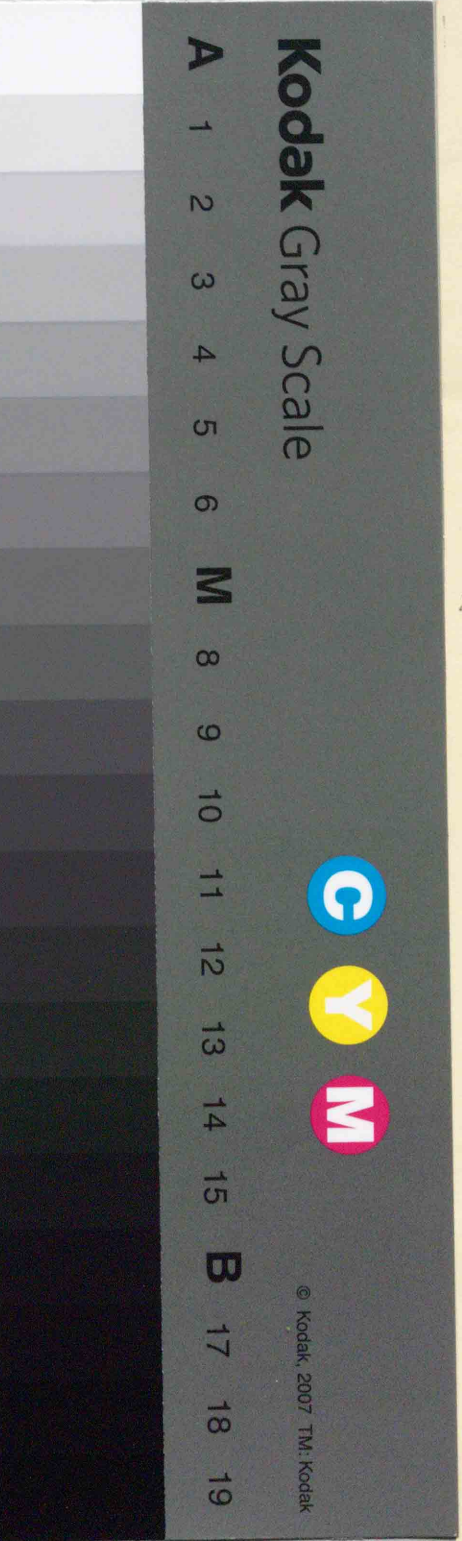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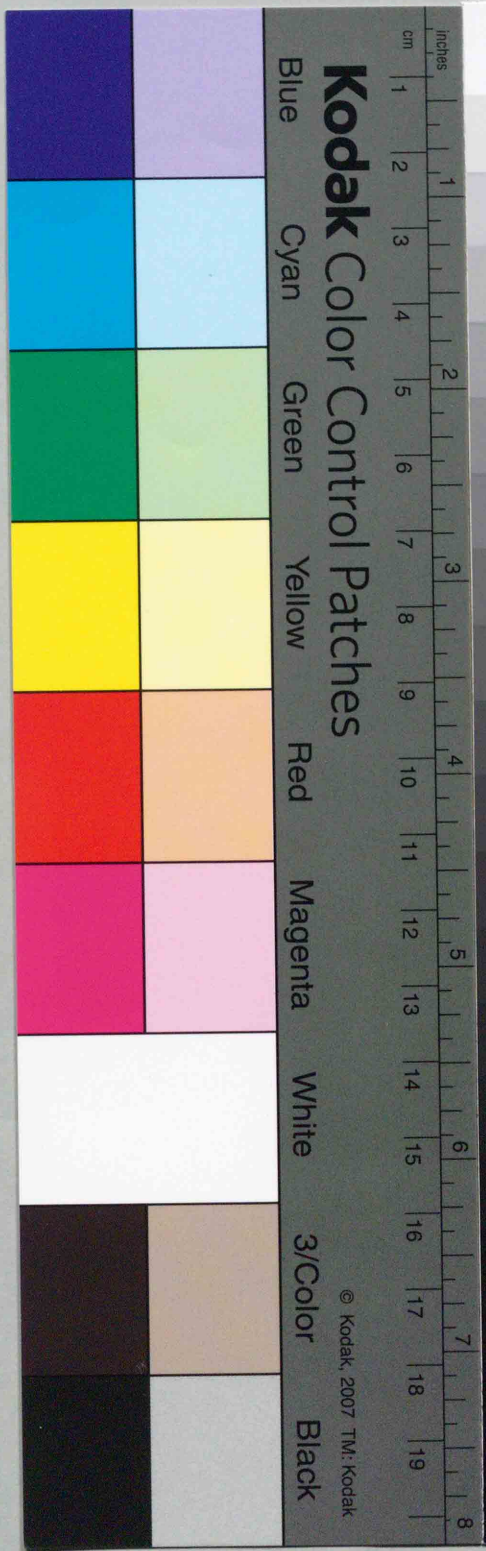
卷之四

四年級

賀川正之



375.9
Ak 9
資料室



30324



教科書文庫

3

820

41-1902

2000 202 23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275.9
AK9

漢文教科書

秋山四郎編

6111611

Caunpun



東京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漢文教科書卷之四目錄



| | | |
|--------|------|---|
| 文王武王 | 十八史略 | 一 |
| 伯夷頌 | 韓愈 | 二 |
| 齊桓公用管仲 | 十八史略 | 三 |
| 貧交行 | 杜甫 | 四 |
| 孔子 | 十八史略 | 四 |
| 上梅直講書 | 蘇軾 | 五 |
| 吳越之爭 | 十八史略 | 七 |
| 蘇臺覽古 | 李白 | 八 |
| 越中懷古 | 李白 | 八 |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 | | |
|--------|------|----|
| 商鞅 | 十八史略 | 八 |
| 捕蛇者說 | 柳宗元 | 一〇 |
| 蘇秦 | 十八史略 | 二 |
| 記峨眉松 | 周鴻覃 | 二三 |
| 峨眉山月歌 | 李白 | 二三 |
| 孟嘗君 | 十八史略 | 二三 |
| 讀孟嘗君傳 | 王安石 | 二四 |
| 燕昭王招賢士 | 十八史略 | 二四 |
| 送董邵南序 | 韓愈 | 二五 |
| 韓信 | 十八史略 | 二五 |

| | | |
|--------|------|----|
| 井陘口之戰 | 十八史略 | 一六 |
| 江南春 | 杜牧 | 一七 |
| 岳陽樓記 | 范仲淹 | 一七 |
| 愛蓮說 | 周敦頤 | 一九 |
| 陳平 | 十八史略 | 一九 |
| 張良 | 十八史略 | 二〇 |
| 留侯論 | 蘇軾 | 二〇 |
| 廬山瀑布 | 李白 | 二三 |
| 吳楚七國之反 | 十八史略 | 二三 |
| 龜錯論 | 蘇軾 | 二三 |

| | | |
|----------|------|----|
| 昆陽之戰 | 十八史略 | 二四 |
| 馬援評公孫述光武 | 十八史略 | 二五 |
| 送楊少尹序 | 韓愈 | 二六 |
| 送元二使安西 | 王維 | 二七 |
| 隆中之對 | 資治通鑑 | 二七 |
| 赤壁之戰 | 資治通鑑 | 二九 |
| 前赤壁賦 | 蘇軾 | 三四 |
| 後赤壁賦 | 蘇軾 | 三五 |
| 赤壁 | 袁枚 | 三六 |
| 黃州快哉亭記 | 蘇轍 | 三六 |

| | | |
|-----------|------|----|
| 前出師表 | 諸葛亮 | 三八 |
| 諸葛亮卒 | 十八史略 | 四〇 |
| 蜀相 | 杜甫 | 四一 |
| 王敦之反 | 十八史略 | 四一 |
| 贈周瑩歸省敘 | 王守仁 | 四二 |
| 肥水之戰 | 十八史略 | 四四 |
| 唐太宗論治道 | 十八史略 | 四四 |
| 縱囚論 | 歐陽修 | 四五 |
| 送石處士序 | 韓愈 | 四六 |
|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 韓愈 | 四八 |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四九

唐莊宗遇弒

十八史略 四九

伶官傳敘論

五代史記 五〇

王彥章傳

五代史記 五一

木假山記

蘇洵 五四

曹彬伐江南

十八史略 五五

雜說四

韓愈 五七

澶淵之役

十八史略 五七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洵 五九

竹枝詞

李涉 六〇

歐陽修等為諫官

十八史略 六〇

朋黨論

歐陽修 六〇

呂誨論王安石

十八史略 六二

賣柑者言

劉基 六三

蘇軾被貶

十八史略 六四

夜遊孤山記

邵長蘅 六四

徐芝仙出塞詩序

姜宸英 六五

文天祥不屈

十八史略 六六

謝枋得死節

通鑑綱目 六七

初到建寧賦詩并序

謝枋得 六八

目錄終

漢文教科書卷之四

秋山四郎編

十八史略

文王武王周

十八史略元曾先之撰先之字從野廬陵人自稱曰前進士是書鈔節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等十八史定為二卷臨川陳殷晉釋之釐為七卷

紂命文王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
虞芮二國名
受命受天命也
西伯修德諸侯歸之虞芮爭田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見畊者皆遜畔民俗皆讓長二人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乃不見西伯而還俱讓其田不取漢南歸西伯者四十國皆以為受命之君三分天下有其二

西伯西方諸侯之長

太公欲隱東海
聞文王善養老
遂入釣于周以
于文王
影音鳴神獸
音毘猛獸
陽水北也

父音甫尚父可
尚可父也
觀示也觀兵示
兵威也
盟孟同
王屋王所居屋
魄安定意
木主神主

有呂尚者東海上人窮困年老漁釣至周西伯將獵
卜之曰非龍非黿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
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
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
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
尚父西伯卒子發立是為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白
魚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
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紂不悛王乃伐
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

兵猶殺也



古公武王曾祖
父公季武王祖
父

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
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滅殷為天子追尊
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西伯為文王天下宗周伯
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
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
死

伯夷頌

韓愈

唐韓愈字退之鄆州南陽人事德宗為監察御史以言早
饑貶陽山令憲宗朝遷刑部侍郎以論佛骨貶潮州刺史
後復還朝為史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愈以宏才卓

識用力古文遂一洗八代之陋習使唐之文章追蹤於周漢又慕孟子之風好排擊老釋唱群聖傳統之說以扞衛儒道故世推其排佛之功至配之孟子

顧襄曰韓公一代作文滿家其有大益於世教吾竊以此篇為第一

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率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

聖人指武王周公而言也聖人為萬世之標準而伯夷乃獨非之是所以為不顧者也顧襄曰結處十

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齊桓公用管仲春秋戰國 十八史略

齊姜姓太公望呂尚之所封也後世至桓公霸諸侯

糾晉九桓公弟

帶鉤條環也

賈音古坐商也

匡正也
一則云云桓公
語仲父尊稱之
也父音甫

五霸桓公為始。名小白。兄襄公無道。群弟恐禍及。子糾奔魯。管仲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襄公為弟無知所弒。無知亦為人所殺。齊人召小白於莒。而魯亦發兵送糾。管仲嘗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先至齊而立。鮑叔牙薦管仲為政。公置怨而用之。仲字夷吾。嘗與鮑叔賈。分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仲貧也。嘗謀事窮困。鮑叔不以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為怯。知仲有老母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仲之謀。一則仲父。二則仲父。

貧交行

杜甫

唐杜甫字子美。襄陽人。玄宗朝奏賦二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大曆年中。客來陽。遊嶽祠。大水遽至。大醉而卒。年五十九。有集六十卷。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孔子春秋戰國

十八史略

正謚考父字孔父嘉父也
鼎銘考父廟鼎銘文
初命為士再命為大夫三命為卿
僇屈於僕俯屈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有正考父者。佐宋三命。滋益恭。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餽於是。粥於是。以餽予口。孔氏滅於宋。其後適魯。有叔梁紇者。與顏氏女。禱於尼

於區稠曰餽希
曰粥餽猶養也
料量量米粟也
機闌也畜牛羊
之所
季孟魯二卿

陽虎季氏家臣

桓魋宋司馬阜

陶唐虞時賢人

子產鄭賢人要

腰同纍纍低頭

貌

寶鳴犢舜華共
晉賢大夫

山而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長為季氏
吏。料量平。嘗為司檝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反
而弟子稍益進。適齊。齊景公將待以季孟之間。孔子
反魯。定公用之不終。適衛。將適陳。過匡。匡人嘗為陽
虎所暴。孔子貌類陽虎。止之。既免。反于衛。醜靈公所
為。去之。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伐拔其
樹。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臯陶。其
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
狗。適陳。又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寶鳴犢舜華
殺死。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反

兕野牛

古者二十五家
為里。里各立社
書其人名於籍
故稱里曰書社

韋皮也古者以
皮編簡披閱之
勤故至三絕
春秋之文止於

于衛。適陳。適蔡。如葉。反于蔡。楚使人聘之。陳蔡大夫
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圍之於野。
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
於是。子貢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回曰。不容
何病。然後見君子。楚昭王興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
以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不可。孔子反于衛。季康
子迎歸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下
至秦繆。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皆絃歌之。禮樂自
此可述。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讀易韋編
三絕。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絕筆於獲

西狩獲麟論語
云文學子游子
夏
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

梅堯臣字聖俞
為國子監直講
直講掌以經術
教授諸生

鷓鴣詩國風篇
名周公相成王

麟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三千
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年七十三而卒子鯉字
伯魚早死孫伋字子思作中庸

上梅直講書

蘇軾

宋蘇軾字子瞻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
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嘗知湖州御史李定等媒
藥軾所為詩以為訕謗遂貶黃州團練副使因築室於東
坡自號東坡居士歷官遷中書舍人尋除翰林學士兼侍
讀後又連貶卒于常州後贈太師諡文忠軾平生篤孝友
輕財好施勇於為義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
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數為小人忌害不得久居朝位益
黜而名益高才落筆四方已皆傳誦云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爽常竊悲周

成王未知周公
之志公乃為詩
以遺王名之曰
鷓鴣焉君爽周
書篇名召公為
保周公為師相
成王為左右召
公不說周公作
君爽
油然喜貌

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
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又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
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
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
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
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
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

對偶聲律所謂
駢四儷六以調
聲律者

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
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
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
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
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
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
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
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
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
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

賴襄曰。暖入一
層。問梅公之樂
文氣豐厚。是養
局法也。

郢楚都

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
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
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
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
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
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吳越之爭 春秋戰國

十八史略

吳王闔廬舉伍員謀國事。員字子胥。楚人伍奢之子。
奢誅而奔吳。以吳兵入郢。吳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
差立。子胥復事之。夫差志復讎。朝夕臥薪中。出入使

而爾也。

棲如鳥棲樹內外上下斷絕。

妾婢也。

屬鏤，劍名。

檟梓也，質似檟材，棺材，言宜作王柩也。

鴟夷，馬革囊也。

生聚，聚民與之休息也。

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邪？周敬王二十六年，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以餘兵棲會稽山，請為臣。妻為妾。子胥言不可。太宰伯嚭受越賂，說夫差赦越。勾踐反國，懸膽於坐臥，即仰膽嘗之，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舉國政屬大夫種，而與范蠡治兵。事謀吳太宰嚭，譖子胥，恥謀不用，怨望。夫差乃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檟，檟可材也。抉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乃自剄。夫差取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胥山。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四年，越伐吳，吳三戰三北。

姑蘇，臺名，在吳都成和也。

幘，冑面衣也，方尺二寸，四角有繫於後結之。

喙，許穢切，口也。

鴟夷子皮，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為號也。

間行，潛行也。

牂，音字，牝也，多畜之，則生育必

夫差上姑蘇，亦請成於越。范蠡不可。夫差曰：吾無以見子胥，為幘冑乃死。越既滅吳，范蠡去之，遺大夫種書曰：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賜劍死。范蠡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從乘舟江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貲累鉅萬。魯人猗頓往問術焉。蠡曰：畜五牲，乃大畜牛羊於猗氏，十年間，貲擬

金江堂書集卷五會前

蕃

吳王夫差都蘇州有桂苑姑蘇臺

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猗頓

蘇臺覽古

李白

唐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白好酒終日沈飲卒年六十四有集三十卷

菱歌採菱之歌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越中懷古

李白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商鞅春秋戰國

十八史略

河山黃河華山

帝堯舜禹湯文武霸齊桓晉文

五家爲伍伍伍爲什收司使之相管也連坐一家犯法罪及什伍也
率法也謂階級復除賦役也未利無本業而計小利者孥妻子也收孥言罪及

秦孝公時河山以東強國六小國十餘皆以夷狄遇秦擯不與諸侯之會盟孝公下令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其尊官與之分土衛公孫鞅入秦因嬖人景監以見說以帝道王道三變爲霸道而後及強國之術公大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鞅曰民不可與虞始而可與樂成卒定令令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畊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令既具未布立三丈之

妻子

息止也秦俗父子同室居止至是禁之蓋欲子壯出分使戶多役衆也井田方里爲井界爲九區其中爲公田八家各受一區同養公田也阡陌田間道路開徹開之也驗猶證也車裂以車曳裂

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初言令不便者來言令便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邊民莫敢議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廢井田開阡陌更爲賦稅法秦人富強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孝公薨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鞅出亡欲止客舍

其體

秦制六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灰棄於衢必燻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故刑之云

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歎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不受內之秦秦人車裂以徇鞅用法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

捕蛇者說

柳宗元

唐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事德宗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友善及順宗立叔文用事引陸贄劉禹錫等參計議宗元亦與焉宦官嫉之讒毀沸騰憲宗立悉貶竄其黨賜叔文死宗元由是貶永州司馬後徙柳州刺史卒宗元求速進謂功業可立就遂坐廢退不復振因自放於山水間澹厄感鬱一寓諸文高名蓋一時世以韓柳并稱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

白章謂文白也腊音昔乾肉也

庚申年
庚申年
庚申年
庚申年
庚申年
庚申年
庚申年
庚申年
庚申年
庚申年

何樂餌也。已止也。擊龍眷切。腕於阮切。擊腕曲脚不能伸也。瘵力豆切。頸腫也。癘落蓋切。惡創也。死肌如癰疽之腐爛者也。三蟲三尸蟲也。道家言人身有三尸蟲。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天帝。故學者遇是夕輒不睡。賴襄曰。汪然出涕。句使人欲哭。

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擊腕瘵。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如何。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

病力制切。疫氣也。藉枕藉也。

恂音荀。樂也。又溫恭貌。賴襄曰。一篇色彩。在此數語。食祥吏切。養之也。且且有是言。鄉鄰遭悍吏之毒。無日不犯死也。

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諱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且且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

孔子之言見禮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蘇秦 春秋戰國

十八史略

恐喝大聲脅之也。

資助給路費也。

六國楚燕齊韓

趙魏

鷄口雖小貴也

牛後雖大賤也

秦人恐喝諸侯求割地。有洛陽人蘇秦。遊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文侯。與趙從親。燕資之。以至趙。說肅侯曰。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必破矣。爲大王計。莫若六國從親。以搢秦。肅侯乃資之。以約諸侯。蘇秦以鄙諺說諸侯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於是六國從合。蘇秦者。師鬼谷先生。初出遊。困而歸。妻不下

困因窮也。

輻重。載衣食雜品車。

昆兄也。季子。秦字。

負背也。近城之地。沃潤膏腴。故云負郭百畝爲頃。

機。嫂不爲炊。至是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輻重。擬於王者。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既定從約。歸趙。肅侯封爲武安君。

記峨眉松

周 鴻覃

周鴻覃字雲鶴清人

汪君二如客蜀歸。以峨眉松二株。贈陳子蘭洲。長不

逾二寸。根幹枝葉備具。亭亭直立。宛然松也。云去泥土。取夾書帙中。可四五月不壞。復培以土。水洒之。兩三日。勃勃然生矣。試之果然。夫木固莫壽於松。然未有離土半載。而猶能生者。或曰。峨眉地高氣寒。雪盛夏不消。此松生冰雪中。故稟氣堅而耐澗。或曰。遠遊之士。孤寄於數十百里。窮鄉僻壤。荒涼寂寞之濱。耳目無所娛。心思無所發。每至頽廢放棄。失其志意。天生此物。俾易挾以隨。亦所以慰羈孤之心。而使其有所激發也。嗟乎。人情生長富厚。則骨力柔脆。志氣浮靡。平時傲焉自高。一遇困阨。輒摧折不復自振。而有

幕幕府也。謂節度使之類。

莫逆。莫逆於心也。莫逆交。謂親密之交。見莊子。

明月峽
溫湯
石同

守有為。強毅堅忍。生死可以自主者。多出於寒苦磨鍊之餘。此豈必其識有明昧哉。夫亦所以厲其氣。而為志之輔者。強弱不同故耳。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自非聖人。孰能無藉於此。蘭洲方遊幕而適得此物。殆天所以慰之。而將以發其志氣耶。余與其尊人健衡先生為莫逆交。又其理有可以自警者。故為推闡其義。書以質之。

峨眉山月歌

李白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Attention Attention

孟嘗君春秋戰國

十八史略

靖郭君田嬰者齊宣王之庶弟也封於薛有子曰文食客數千人名聲聞於諸侯號為孟嘗君秦昭王聞其賢乃先納質於齊以求見至則止囚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蓋孟嘗君嘗以獻昭王無他裘矣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取裘以獻姬姬為言得釋即馳去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方出客恐秦王後悔追之客有能為雞鳴者雞盡鳴遂發傳出食頃追者果至而不及孟嘗君歸怨秦與韓魏伐之入函谷關秦割城以

質音致以物權相易也
狐白裘集狐腋下白者為裘也

傳驛券

和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宋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歐陽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神宗信任之用以為參政行其所建議新法尋為相執政六年怨議紛起皆咎新法安石不自安遂引去卒贈太傅諡文

賴襄曰荆公執拗故文亦長於拗折是三蘇所不及
賴襄曰雞鳴狗盜一語數番重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

Alintan
以三十七年

復生姿致妙在一順一逆

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燕昭王招賢士春秋戰國

十八史略

諸侯居喪自稱曰孤

燕易王噲以國讓其相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大亂齊伐燕取之醢子之而殺噲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弔死問生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買死馬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

涓人主酒掃左右親近也漢曰中涓

亞次也

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任國政已而使毅伐齊入臨淄齊王出走毅乘勝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昭王卒惠王立惠王為太子已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毅與新王有隙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果疑毅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奔趙田單遂得破燕而復齊城。

田單齊將軍守即墨者殘殘敗也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當時藩鎮得自辟士董生欲往於義非也故此序若信若疑以寓規諷之意

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望諸君提出明天子在上五字名義凜然

以水擊絮曰漂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信西漢

十八史略

初淮陰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飯信信曰

王孫猶言公子尊稱也屠屠肆屠肉賣者

膀兩股間也蒲伏與匍匐同千求也治粟都尉掌治穀穀即司農卿也

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膀下信熟視之俛出膀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怯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爲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卽亡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

築土為壇除地為場

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井陘口之戰 西漢

十八史略

方並也。軌車轍也。方軌謂並行。

韓信張耳以兵擊趙。聚兵井陘口。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禦之。李左車謂餘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

知之。知其不用。李左車策。傳發傳令軍中。使發。

殊死。決意必死也。

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計。信間知之。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夜半傳發輕騎二千人。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背水陣。平旦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信耳伴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

陳餘禽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得李左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

江南春

杜牧

唐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官僅至刺史。其將卒也。自爲墓誌。悉取平生所爲文章焚之。牧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宋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少有大志。嘗自稱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歷官至參知政事。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

慶曆宋仁宗年
號
浩浩大水貌湯
湯波動之狀
巫峽山名瀟湘
二水名遷客遷
請之客也騷人
卽詩人
檣桿同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

斯人。自古仁人。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瀟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愛蓮說

周敦頤

宋周敦頤字茂叔。道州濂溪人。博學力行。開道早。嘗著通書及太極圖說。以探天理之根源。窮萬物之終始。歷任縣令。州佐。所至有治績。熙寧中。遷知南康軍。而卒。追封道國公。諡元。

林西仲曰。濂溪得千聖不傳之緒。所作愛蓮說。實借題自寫其所學耳。
林西仲曰。辨愛之品。不明言軒。輕淡永可味。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漢書卷之四

金淵堂書

陳平西漢

十八史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為都尉參乘典護軍周勃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漢今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護軍中尉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為都尉參乘典護軍周勃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漢今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護軍中尉

神... 宗子有孝行數術也

典主也護監也

飾冠以玉則外見美而中無有

喻平雖有才而無德也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孝己般高

宗子有孝行數術也

避穀不食穀以學仙術也

赤松子神農時仙人也
邳音皮把音夷楚人謂橋曰把歐殿同聲也

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張良西漢

十八史略

留侯張良謝病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為韓報讎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良少時於下邳圯上遇老人墮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異日見

漢文教科書

卷之四

二十

金港堂書

漢文徵科書 卷之四

金港堂書齋校書會

太公太公望也

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且視之。乃太公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後經穀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

賴襄曰。是坡公壯年極意構成之文。後世舉子所用爛者。

賴襄曰。且其意不在書。纔著一語。便入韓亡秦盛當時大勢。才大氣豪。觀此可見。自是一滾說。下至秦皇不能驚項籍。所不能怒也。不可段落。此一句如龍首始現。伊尹爲阿衡。而相湯伐桀。太公望爲師。尙父。而佐武王伐紂。鮮美也。臚厚也。鮮腆。謂自好厚尊大之義耳。

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

漢文徵科書

卷之四

二十一

金港堂書齋校書會

漢文苑類書 卷之四

金湖堂書

賴襄曰其意不在書而在此此即太公兵法

賴襄曰微露機忽引二典如龍身忽現忽隱

賴襄曰且夫句趁筆帶補應前籍二語結上起下筆力掀翻想見坡公得意滿

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
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
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
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
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
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
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
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
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

志是全龍出現處

賴襄曰引一事證高帝非子房不能全

賴襄曰引太史公語翻案生色一結悠然盡龍點睛

香爐山名

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
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
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
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
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
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
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廬山瀑布

李 白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漢文苑類書

卷之四

二十二

李太白詩集卷之四

漢文紀 卷之四

金海堂書齋林氏會通

吳楚七國之反 西漢

十八史略

爭道爭蕃道也
提舉也又擲也
削滅其地也
帝景帝也

初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濞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鼂錯又言楚趙有罪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書至吳王遂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皆先有吳約至是同反齊王先諾後悔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七國反拜亞夫

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鼂錯素與袁盎不善盜言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斲東市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周亞夫大破吳楚諸反皆平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賴襄曰仁人君子云是破題出之於此文法奇變

循循與逡巡同

賴襄曰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一句即其意不在書筆法

賴襄曰夫以七國之強是受禹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竝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

治水入本題即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筆法賴襄曰錯不於此時云云二十二字一氣讀如萬尺老松突出林中是一篇奇骨也賴襄曰且夫發七國之難一句頓挫覺紙上落筆有聲賴襄曰已欲求其名忙中補捕應篇首賴襄曰當此之時一段與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一段同

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入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

一筆法。賴襄曰。嗟夫。世之君子。一段。詠歎為結。

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昆陽之戰 東漢

十八史略

巨無霸。身長一丈。大十圍。自稱巨無霸。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著食。

劉秀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兵勢。號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

級等也。秦法。斬首一。賜爵級。故斬首為級。

敢死。勇敢。輕死者。

中堅。中軍。精銳處。

股戰。足震。慄也。泄音雉。

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連勝遂前。無不一當百。秀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昆陽城中守者亦鼓譟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虎豹皆股戰。溺死潢川者萬數。關中聞之。震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收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

馬援評公孫述 光武 東漢

十八史略

建武九年。隗囂死。囂自更始初年起兵。至建武初。據

陸衛階前衛兵
修飾邊幅謂若
布帛修飾其邊
幅也
稽留也
子陽述字
雅洛同
廡堂下周屋岸
露額也幘帽髮
巾也

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後嘗遣馬援往成都。觀公孫述。援與述舊。謂當握手歡如平生。時述已稱帝四年矣。援既至。盛陳陛衛以延援。援謂其屬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維陽。初到。良久即引入。上自殿廡下岸。幘迎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

顧念也。

恢大也。廓廣也。同符。如合符節也。

不如也。言光武之賢不及高祖。

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囂問東方事。援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遠多大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法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乎。遣子入侍。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

楊巨源字景山
漢疏廣仕至太子太傅。兄子受。

至太子少傅在位五年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供張謂供具張設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賴襄曰遇病不能出五字一篇好文章實自此出來落莫猶寂寞與照人耳目反映賴襄曰不落莫否畫與不畫固不論也如水風相遇成淪成滄

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

何等姿致

唐貢士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敍少長而觀既饒而與計偕鄉先生謂鄉之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

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唐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卒年六十一

渭濕也。客舍。渭城朝雨。滄。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渭城朝雨滄。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隆中之對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資治通鑑

宋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歷事四朝。官至尚書左僕射。治平二年。受詔撰通鑑。元豐七年。書成。奏上。凡歷十九年而後畢。其書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上起戰國。下終五代。修成二百九十四卷。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

諸葛亮字孔明。龐士元。龐皮江翻。

姦臣竊命。謂曹操擅朝政。信讀曰。申。猖披猖。厥頭。厥諸葛亮傳。厥作獬。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之地。

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

胃奇也

魚有水則生無水則死

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

司馬徽字德操

二子謂琦與琮也各有彼此謂有附琦者有附琮者也
梟言最勇健也
有隙謂備欲殺操不遂也
離違言人有離心互相違異也

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鏡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赤壁之戰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資治通鑑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

漢文徵科書 卷之四 金澤堂書

備先為豫州牧
故稱豫州
曹操表權為討
虜將軍故稱孫
討虜
荆州在西吳在
東世業猶言世
事也

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
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
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
之與備會于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殷
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
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
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
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
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
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

柴桑縣名

芟刈也夷殺也
芟所銜翻

衡以取平上下
相當無所卑屈
曰抗

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
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
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
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
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
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
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
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
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
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

漢文徵科書 卷之四 三十一 金澤堂書

田橫齊王榮弟
榮死橫立榮子
廣爲王而相之
及廣死橫自立
爲王漢高帝既
立橫畏誅與其
徒五百人入居
海島高帝召之
乃乘傳詣洛陽
未至自到其徒
五百人聞橫死
亦皆自殺

繪之精白者曰
縞曲阜之俗善

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
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
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
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
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
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
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
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
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
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

作之尤爲輕細
故謂之魯縞
兵法百里而趨
利者蹶上將
荆謂備吳謂權
鼎足之形謂三
分天下也

蒙衝以生牛皮
蒙船覆背其形

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
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
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執強。鼎
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群下
謀之。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
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
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
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
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

狹長以衝突敵船者也。

屋窗為宇。

下曹從事諸曹從事之最下者。犢車牛車也。古之貴者不乘牛車。自漢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為常乘。士林多士之林。

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

謂京邑大都四方賢士所聚也。

英雄樂業言無它志也。

舍讀曰捨。北人便於鞍馬。南人便於舟楫。言操舍長就所短。

保任也。保任破之也。

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

案凡屬凡表奏皆陳於案而省覽之與此案同言欲斬之也。

此議謂迎操之議也。

周瑜字公瑾張昭字子布秦松字文表元恐當作文。

尚存孤與老賊執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

魯肅字子敬卒讀曰粹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普年最長人皆呼程公辨之者誠決謂能辨操則誠爲能決勝也。不期而會曰邂逅謂兵之勝負或有不如本心之所期者也。贊軍校尉使之贊軍謀因以爲官稱遷巡也。委奔也署置也。屈威謂能自屈其威而來見。

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辨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

愧者自愧呼肅
之非喜者喜瑜
之整也

炎與餘同
張漲通

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
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
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
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
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
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
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
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
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
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炎張天。人

騶鼓擊也

華容縣名

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
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
大風。悉使羸兵負艸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
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竝進。追操至
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
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
引軍北還。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

斗牛星宿名
一葦謂小舟也
衛風誰謂河廣
一葦杭之

道家飛昇遐舉
謂之羽化
舟中前推曰槳
後推曰棹搖槳
曰擊月在水中
謂之空明月光
與波俱動謂之
流光美人謂同
朝君子此賦眷
眷不忘朝廷之
意簫之無底者
謂洞簫
嫋嫋細而不絕
也嫋嫋寡婦也

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
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
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
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嫋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月明星稀烏鵲
南飛遶樹三匝
無枝可依此歌
喻客子無所依
託孟德曹操字
周郎周瑜也釀
酌酒也釀矛屬
曹氏父子鞍馬
間為文往往橫
槳賦詩
扁舟小舟也蜉
蝣小蟲朝生暮
死

莊子德充符篇
自其異者而既
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而既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
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槳賦詩固一世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
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
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
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于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

之萬物皆一也
此段所本

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
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
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軾

賦在黃州寓居
臨臯亭就東坡
築雪堂大雪
中為之故名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
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

復字與復遊之
復字相應。識認
也。言後遊距前
遊僅三月耳。水
落如此。非復萬
頃茫然之景。與
前遊之江山不
相識認也。
蒙茸。謂草木叢
茂。虎豹。石類。虎
豹之狀者。蚪龍。
古木類。蚪龍者。
鶴鷹屬。馮夷。水
神。

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
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蚪龍。攀栖
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
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
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
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
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

疇發聲也昔猶前也

周瑜以劉備比蛟龍嘗謂孫權曰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夷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躑過臨臯之下。指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赤壁

袁枚

清袁枚字子才號簡齋又隨園錢塘人以詩文自樂卒年八十二

一面東風百萬軍當年此處定三分漢家火德終燒賊池上蛟龍竟得雲江水自流秋渺渺漁燈猶照荻紛紛我來不共吹簫客烏鵲寒聲靜夜聞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宋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歷官爲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後連貶致仕築室於許州號穎濱遺老卒諡文定轍性安詳高潔文如其爲人而秀傑之氣殆與兄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等並行於世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齊安縣名卽黃州治

賴襄曰略鼓形勢後遂點題敘事兩層頂題而出此法尤佳

曹操字孟德孫
權字仲謀周瑜
權將嘗破曹操
赤墜下陸遜亦
權將嘗破劉備
於夷陵

賴襄曰夫風以
下至而風何與
焉數句一篇根
抵語氣賅育乃
兄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
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
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
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
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
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
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
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

會計指簿書鏡
穀言

賴襄曰范文正
岳陽樓記雖古
今所稱而觀此
篇工拙天淵無
它板與活卷與
靈異焉耳

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
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
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
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
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為快哉
也哉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事漢昭烈帝為丞相帝崩事
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表陳
政治之要旨意懇切世謂之出師表

賴襄曰語語引先主使左右小人不得開口又明己不樹黨營私以預防掣肘之患古來只極口贊其精忠少拈出此意賴襄曰第一段總論內外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臧否善惡也賴襄曰公之行文如其軍入陳整肅無懈可擊然讀者要看其陳問容陳又要看其遊軍二十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

四陳往來點綴

暢達也

向寵為中都督典宿衛兵

後漢桓帝靈帝用閣豎敗亡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參軍蔣琦賴襄曰第二段根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句來賴襄曰極敘己初心不及於此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以當

漢文教科書 卷之四

金海堂書局代印

傾覆指曹操敗
劉備于當陽長
坂

大事謂討賊與
復之事

瀘水名出牂牁
郡中有瘴氣三
四月渡必死

不毛謂不生草
木

賴襄曰第三段
根忠志之士忘
身於外句來

安子順曰讀諸
葛孔明出師表
而不墮淚者其
人必不忠讀李
合伯陳情表而
不墮淚者其人

必不孝讀韓文
公祭十二郎文
而不墮淚者其
人必不友

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
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
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
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定當帥將三軍北定中
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
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
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
之言則責攸之禱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

木牛流馬製不
詳傳云象牛馬
狀機巧可運糧
邱或作低謂岸
傍低落者以關
版爲道也

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
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諸葛亮卒三國

十八史略

蜀漢丞相亮伐魏圍祁山魏遣司馬懿督諸軍拒亮
懿不肯戰賈詡等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乃
使張郃向亮亮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郃追
之與亮戰中伏弩而死亮還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
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悉衆十萬又由斜
谷口伐魏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
以前者數出皆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

堵塼也。民安居其塼中曰安堵。輜古獲切。巾輜婦人之喪服。遺之辱之也。

二十杖二十也。

芒焰也。

仲達懿字。

案檢也。

耕者雜於涓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懿戰。懿不出。乃遣以巾輜婦人之服。亮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有大星赤而芒。墜亮營中。未幾亮卒。長史楊儀整軍還。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材也。亮為政無私。馬謖素為亮

峻嚴也。

贏音盈。餘也。

所知。及敗軍流涕斬之。而卹其後。李平廖立皆為亮所廢。及聞亮之喪。皆歎息流涕。卒至發病死。史稱亮開誠心布公道。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真識治之良材。而謂其材長於治國。將略非所長。則非也。初丞相亮嘗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謚忠武。

蜀相

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

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王敦之反東晉

十八史略

司馬晉姓

晉荊州刺史王敦反初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敦先領揚州刺史都督征討諸軍進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尋領荊州恃功驕恣帝畏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為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疏外敦參軍錢鳳等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為畫策至是敦遂舉兵武昌以誅劉隗刁協為名隗協

刁曹兩姓也

御史之府曰臺伯仁顛字百口累卿言一家百口在卿解救也

稽首首至地也茂弘導字寄百里之命出論語謂使攝國政也吾不復云云謂難掩無君之跡也

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導率宗族每且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不顧入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醉而出導又呼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恨之帝召見導導稽首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帶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以為前鋒大都督敦至石頭城據之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協隗等分道出戰大敗而還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殺周顛導不救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顛表執之

幽冥之間猶言
暗暗裏也

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間。負此良友。教不朝而去。還武昌。

贈周瑩歸省敘

王守仁

明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山人餘姚人官歷都御史封新建伯其學為一家倡教良知之說種稟即位詔贈新建侯

證文成

聖夢天寶希賢
士希賢周茂叔
語見程思錄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

古昔旅行率朝
負糧食
貸惕得切舍貸
謂止舍乞貸

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

居居之切語助辭何居怪之辭

擔都甘切通作擔一石爲石再

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繇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觀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

石爲擔言人擔之也。楊雄傳家無儻石之儻

垂其舊位學識者

水以俟子再見

肥水之戰東晉

十八史略

秦遣兵分道寇晉。陷諸郡。執襄陽刺史朱序。以歸。已而議大舉。或謂晉有長江之險。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可斷其流。時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欲乘其釁。勸之南伐。堅遂發長安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晉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前鋒都督。督衆八萬。拒之。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直渡水擊秦前鋒。梁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壽陽城望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以皆爲晉兵。慨然

慨然失意貌

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陣。玄使人謂曰。移陣小卻。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可乎。堅欲聽。晉兵半渡。燹之。麾兵使卻。秦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至。堅狼狽還長安。

唐太宗論治道唐

十八史略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吾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

有諸言不知果
有此事否

賂音求賊也

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之。曰。吏受賂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

縱囚論

歐陽修

宋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事仁宗。知諫院。時杜衍富弼韓

琦范仲淹執政欲共革弊政夏竦等不悅為朋黨之論欲去善類修憂之上朋黨論以破邪說感悟帝奸黨忌修遂貶滁州其後還朝知貢舉痛抑時文為險怪奇澀之文者輒黜而大儒如程顥張載文才如蘇軾蘇轍曾鞏俱中進士第自是場屋之習一變宋之文章炳然復古修累官至兵部尚書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諡文忠修在滁州時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所著書有新唐書五代史記集古錄等並行於世

唐太宗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閱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七年九月去歲所縱天下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

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者上皆赦之賴襄曰情字是一篇命根賴襄曰借或曰口語形出太宗心事妙賴襄曰然安知云云是老吏舞文巧詆處繳繞纏縛使人不能脫出賊猶盜賊探人之物而取之也

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

賴襄曰結處壁立千仞

石洪字澹川

賴襄曰此篇以敘事為議論賴襄曰通篇借人口絃出

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是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

嵩邱二山名。漚穀二水名。盃飯器也。盤盛物器也。與之語道理。管到龜卜也。

王良造父。其古善御者。

歸猶餽也。歸輸之塗。謂糧運輻輳之區也。征徵輸也。

居嵩邱漚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盃。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

事一本作李。
張供張也且起
將相別起行也。

賴襄曰韓公本
意在末二段故
結語云相與有
成意不在結語
也。

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册。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

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溫造字簡與
伯樂古之善相
馬者。

賴襄曰士大夫
之冀北也一句
全篇過渡處譬
策在此
生即先生古人
或單稱先又或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

稱生

河南尹鄭餘慶
為東都留守
二縣洛陽河南
也愈時為河南
令

賴襄曰一喻之
意至此結了此
下自盡取處起
意牽連到底却

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

自不脫前意妙

鄭餘慶為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故曰
相公

唐莊宗姓李名
存勗

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唐莊宗遇弒五代

十八史略

伶人樂工也。

批擊也。

理與李普通。

唐帝自克梁後。寢驕。首以伶人為刺史。帝幼習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只一人。尚誰呼邪。帝悅。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群臣憤疾。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納貨展轉。以干恩澤。蠹政害人。恣為讒慝。帝疏忌宿將。不恤軍士。數出遊獵。蹂踐民田。上下咨怨。魏博將戍瓦橋。代歸。復遣留屯貝州。遂作亂。奉趙在禮入據鄴都。唐遣將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

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為新軍。號

從馬直。先是一

月。從馬直軍士

王溫等五人。中

夜喧競。殺軍使

謀作亂。擒斬之。

星行。見星而行

也。謂早行。

自理。辨無罪也。

上不赦。從馬直數卒喧競。遽欲盡誅其族。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今欲與城中合勢。拔白刃擁嗣源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嗣源詭辭得出。將召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乃南趨相州。譖者奏。嗣源已叛。嗣源上章自理。遏不得通。始疑懼。石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城。而佗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都會。願先往取之。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敬瑭為前鋒。李從珂為殿。引兵入大梁。唐主如關東。

濟成也

汜汎同

勤進勸即帝位

賴襄曰錦囊三矢是口碑俗說公不得出之本紀而不可惜故不得已而見於伶官傳序中

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帥兵攻帝於汜水。唐主中流矢而殞。稱帝僅三歲而遇弒。改元者一。曰同光。伶人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嗣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百官上箋勸進。不許。又三請嗣源監國。乃許之。

伶官傳敘論 伶官傳

五代史記

五代史記。宋歐陽修撰。是書論次梁唐晉漢周五代事跡。凡七十五卷。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遂膾炙千古人口

半曰少牢

一本得作受。賴襄曰歐公議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

論每不直說破
作俯仰低回之
態所以文態旖
旎史中論贊尤
須用此體使三
蘇傲之必張膽
明目一語喝破
而已

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
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
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
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王彥章傳 死節傳

五代史記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
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
帝卽位。遷澶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
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槍。騎而馳突。奮疾
如飛。而佗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梁晉爭天下。

亞子晉王存勗
小名也

爲勦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子鬪雞小兒
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
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
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
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
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
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
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
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
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

鄆子分切

內同納

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

韞韞囊也。鼓以吹火。

具韞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棧。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棧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

徹去也。

叶古文協字

兵之成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

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

遞坊鎮名

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

莫同義

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莫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

木假山記

蘇洵

宋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少不喜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三應科舉皆不中，歸焚所為文數百篇，勤學五六年，文氣大進。至和中，携二子狀輒至京師，歐陽修見其文而愛之，以為買誼不過也。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

令姚闕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體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贈光祿寺丞。

藥魚列切，斫木餘又斬而復生也。拱，兩手持也。

木之生，或藥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斃斃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

數字。據上幸不幸言。

類襄曰。無他曲折。唯是重複上文。而似有無數曲折。所謂天下至文也。

類襄曰。宛然三蘇真像也。

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藥而不傷。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曹彬伐江南

宋 十八史略

李煜南唐主

開寶七年。命曹彬伐江南。初上屢遣使喻江南國主李煜入朝。不至。乃以彬及潘美等討之。戒以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先是江南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采石江上。以繩度江廣狹。詣闕陳策。上用其言。令荆南造大艦爲浮梁。以濟師。至是用之。不差尺寸。八年。曹彬圍金陵。急。李煜遣徐鉉入貢。求緩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爲兩

宇宙縣赤縣
史記孟子列傳
曰中國名曰赤
縣神州
大鴻臚寺曰閣
門
榜子又曰劄子
用紙寬四五寸

家可乎。鉉不能對還。尋復至。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劔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金陵受圍。自春徂冬。勢愈窮蹙。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煜曰。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藥能愈。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病愈矣。諸將皆許諾。焚香約誓。翌日城陷。煜出降。南唐亡。捷書至。上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鏑者。可哀也。彬還。舟中惟圖籍衣衾。閣門通其榜子曰。奉敕江南幹事回。其不

書鄉邑姓名於其中

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才斯可以展布槽畜獸之食器櫪養馬器
賴襄曰千里馬字七見無一不變而不見變之跡
賴襄曰執策臨之此一篇著生色處
賴襄曰不知馬也之也作邪為是

伐如此。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識馬也。

澶淵之役

十八史略

參政在中書參與政事

毀鼓以血塗鼓以祭軍神也

駕暫止曰駐蹕

撻覽統軍順國王

真宗皇帝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氏大舉入寇中外震駭參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準問誰畫此策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臣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上駐蹕韋城尋至衛南契丹擁兵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出禦之契丹撻覽中弩死大挫退卻不敢動寇準力勸上渡河殿前帥高瓊亦力贊猶豫間瓊麾衛士進鞏曰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梁適呵之瓊怒曰君輩此

故地初晉主石敬瑭與契丹後周世宗伐契丹取者

時尚責人失禮何不賦一詩退虜耶遂擁上以渡既至澶州登北城張黃旗幟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先是王繼忠者陷虜嘗言和好之利故雖大舉亦遣使以繼忠書來上命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與契丹使者韓杞偕來請世宗所取關南故地上曰地必不可得寧與金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復生心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利用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

澶州古名澶淵
城下之盟兵至
城下不得已而
盟也左傳註城
下盟諸侯所深

萬亦可。準召語之曰。雖有敕旨。不得過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準斬汝矣。利用卒以絹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準初發京師。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敕。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恐欽若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且有福。出欽若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而已。上還自澶淵。待準極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目送準。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恥也。上愀然。欽若每

恥。孤注。喻賭博只有一注錢物以決勝負。

賴襄曰。宋人送序。當推此篇為第一。雖昌黎恐無此奇傑處。蓋善學史遷者也。

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上待準遂寢薄。尋罷相。

逸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

翰林爲內制中書爲外制兼之曰兩制

賴襄曰自嬉戲啖棗栗絃到建大旆從騎數百乃有姿態

慶曆二年富弼如契丹增歲幣

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槩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

奉春君劉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匈奴示弱以誘漢。遂圍高祖平城。七日不食。大人謂尊貴者也。貌輕之也。竹枝原俚歌。詩人倚其聲作之。

十二峯在巫山

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竹枝詞

李涉

唐李涉洛陽人自號清溪子有集二卷

十二峰頭月欲低。空船灘上子規啼。孤舟一夜東歸客。泣向春風憶建溪。

歐陽修等爲諫官

十八史略

呂夷簡求罷。上遂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命王素

通文散科書 卷之四 六十一 金華堂書譜宋代書社

周易曰拔茹茹言善類相引雞之勇也以距距脫則不能為他雞之害也

歐陽修余靖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茹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仲淹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淹拊股謂琦曰為此怪鬼輩壞事竦因與其黨造論目衍等為黨人歐陽修乃作朋黨論上之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

類囊曰小人無朋二句破天荒語

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疏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

元善也凱和也

賴襄曰。好典故。何處得來。

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竝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

靈帝時。以黃武陳蕃等為黨人。今日獻帝。偶誤。鉅鹿張角聚衆數萬。皆著黃巾。以為標識。時人謂之黃巾賊。

賴襄曰。一願一逆。文勢乃不板。是化板為活法。

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呂誨論王安石

十八史略

賴襄曰。善人雖多。一結筆力近弱。

將對誨將入對

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呂誨時為御史中丞。將對學士侍讀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竝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邪。安石執偏見。喜人佞己。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搢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太過。誨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疏其十事。上兩降手詔。喻誨。誨論之不已。遂罷誨。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周置

君實司馬光字

泉府之官。周禮地官。下。掌以市之征。布。敘。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間者。以其價賣之。

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安石多與呂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

賣柑者言

劉基

明劉基字伯溫。號覆瓿。青田人。博通經史。佐明太祖定天下。為太史令。與宋濂并稱為一代文宗。所著有覆瓿集。翠眉公集等。

杭有賣菓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買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其中則乾如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街外

籩豆。禮器

舉比虎皮也。洗洗武也。果毅貌。大雅武夫洗洗。伊臯伊尹舉陶。敦音奴敗也。

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舉比者。洗洗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邪。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邪。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東方生漢東方朔也。

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邪。而託于柑以諷邪。

蘇軾被貶

十八史略

安置貶謫也。中丞御史中丞。業賑恤之也。贏得上二句云。杖藜裹飯去。忽忽過眼青錢轉手空。斥鹵海濱鹹地。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韶舜樂也。

元豐元年。知湖州蘇軾。安置黃州。先是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怨謗君父。舒亶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法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卽事。無不以譏謗為主。乃追軾

古檜詩上二句
云凜然相對敢
相欺直幹凌雲
未要奇

有是命蘇軾獄
詞已成始有寬
容之命

湖上西湖之上
也

繫御史獄。詔定與張璪推治。王珪言。軾有不臣意。舉
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陛下飛
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上曰。
彼自詠檜。何預朕事。上本無意罪軾。吳充王安禮皆
勸上容之。獄成而有是命。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
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上實憐
軾。尋移汝州。且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

夜遊孤山記

邵長蘅

邵長蘅字子湘
號芥門清人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兄

激音懲清也。激
音輟澄也。
林通字君復。性
恬淡好古。不趨
榮利。喜為詩。多
奇句。居西湖二
十年。足未嘗履
城市。宋仁宗時
卒。賜諡和靖先
生。不娶。無子。
陸贄字敬輿。唐
德宗時為翰林
學士。累遷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
卒。諡宣。所著有
奏議翰苑文集。

戒庵別業也。樓面孤山。暑甚未能往。七夕後五日。雨
過微涼。環湖峰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
高峰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澈澈。余遊興躍然。偕
學士呼小艇。渡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徘徊林
處。士墓下。已舍艇取徑。沮洳間。至望湖亭。凭檻四眺。
則湖圓如鏡。兩高南屏諸峰。迴合如大環。蓋亭適踞
湖山之中。於月夜尤勝。亭廢今為龍王祠。西行過陸
宣公祠。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竝湖行
二里許。足小疲。坐西冷橋石闌。學士指點語余曰。宋
賈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

草叢生曰薄
賈似道南宋奸
相極奢侈

梵扶泛切出自
西域釋書又華
言清淨正言寂
靜頌薄邁切西
域謂頌曰頌西
方之有頌猶東
國之有讚梵頌
吟聲也

冷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堤當卽此地嗟乎嵐影湖
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燄之赫奕妖冶歌舞亭榭之
侈麗今皆亡有既已蕩爲寒烟矣而舉其姓名三尺
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
至今尙存何邪相與慨嘆久之孤山來經僧舍六七
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遊之明
日

徐芝仙出塞詩序

姜宸英

清姜宸英字西溟號馮園蕙溪人康熙己未
補薦博學鴻儒以諸生入館修史官編修

徐子芝仙善爲詩前年王師北征芝仙亦以書生衣

短後武人裝也
榆林土木其地
名祁連山名瀚
海戈壁沙漠也
明文皇太宗文
皇帝

鮑昭字明遠南
朝宋人工詩爲
臨海王參軍
岑參登天寶進
士能詩爲嘉州
太守

短後躍馬出關經榆林土木登祁連涉瀚海南望北
斗跡明文皇之用兵處所歷砂磧險巖剽將健兒喘
汗不得前芝仙方緩轡縱觀哦詠自若嘗夜經古戰
場見燐火蔽空如流星萬點乍明倏沒中有巨火獨
明甚衆燐隨其迴轉若將領指揮之狀俄聞鬼哭啾
啾漸來逼人特爲詩弔之其詩一往雄健如快馬斫
陣勢不留行要必盡寫其意中之所得而止至遇奇
花怪石土風詭異瑣屑攬拾偏饒有風致古稱鮑明
遠岑嘉州工爲邊塞之辭如芝仙之以歌詠代紀述
前人所未有也余備員史館見今一統志外夷考數

年排纂未就。幸探掇其中數條上之。亦足資博覽之一助云。

文天祥不屈南宋

十八史略

文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道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真偽。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

腦子。本草綱目以爲附子異名。

零丁洋詩上六句。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沈風打萍。皇恐灘邊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舟中以自從。○己卯祥興二年正月。元張弘範兵至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弘範無如何。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

謝枋得死節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

續通鑑綱目

續通鑑綱目明商輅等遵朱子通鑑綱目義例著者紀宋元二代之事凡二十七卷

魏天祐

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為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对或慢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

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豎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賜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初到建寧賦詩并序

謝枋得

漢文教科書卷之四 終

王莽召龔勝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遂卻聘而死南霽雲之事見韓愈張中丞傳後敘

宋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爲人豪爽以忠義自任將兵屢與元兵戰不利宋亡元方求人材大臣欲薦枋得辭不起遂偃以北行至元都絕食而死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良友良朋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漢文教科書卷之四 終

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印刷
同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發行
同三十五年三月二日訂正再版印刷
同三十五年三月五日發行

漢文教科書 定價金參拾錢

東京市麩町區永田町二丁目廿八番地 秋山四郎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十七番地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市下谷區龍泉寺町四百十四番地 原亮一郎

賣捌所 各府縣特約販賣所

著作權所有

明治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文部省檢定
中學學校漢文教科用書

加賀川 所有 所有 所有 所有

同 三十五 日
同 三十四 日
同 三十三 日
同 三十二 日
同 三十一 日
同 三十 日
同 二十九 日
同 二十八 日
同 二十七 日
同 二十六 日
同 二十五 日
同 二十四 日
同 二十三 日
同 二十二 日
同 二十一 日
同 二十 日
同 十九 日
同 十八 日
同 十七 日
同 十六 日
同 十五 日
同 十四 日
同 十三 日
同 十二 日
同 十一 日
同 十日
同 九日
同 八日
同 七日
同 六日
同 五日
同 四日
同 三日
同 二日
同 一日

有

山 四

...

...

...

順天府志

順川正之